

# 到北海去

## ——“北漂”沈从文的 citywalk



民国时期，北海琼华岛北坡的临水延楼游廊、碧照楼及远帆阁是游人的“打卡”胜地。

1936年的第三路电车



民国时的电车内部



北海金鳌玉蜆牌楼



1930年，一位荷兰大使夫人眼中的北平学生。或许，这就是沈从文那代北平青年逛马路时在椅子上小憩的状态



北海公园内的松坡图书馆，由梁启超创建，后与国图合并

青年沈从文



citywalk，也就是“遛弯”，成了今年的热门旅游玩法。悠闲地走过大街小巷，看似平常，甚至复古，却不是什么年代都理所当然的事，至少在上世纪20年代以前的老北京就少有逛街一说。

梁实秋曾在《北平的街道》一文中谈到：“北平没有逛街一说。一般说来，街上没有什么可逛的。一般的铺子没有橱窗，因为殷实的商家都讲究‘良贾深藏若虚’，好东西不能摆在外面，而且买东西都讲究到一定的地方去，用不着在街上流浪。要散步么，到公园北海、太庙、景山去。如果在路上闲逛，当心车撞，当心泥塘，当心踩一脚屎！要消磨时间么，上下三六九等，各有去处，在街上溜腿最不是办法。”

老北京喜欢“站街”看热闹——俗称“卖呆儿”，但不喜欢逛街，这主要是因为缺乏现代都市的公共设施和空间。比如，旧日的北京街道以坎坷泥泞闻名，“无风三尺土，有雨一街泥”，无论晴天下雨，均不适合步行。

北京都市公共空间的出现，与上世纪10年代至上世纪20年代发起的“公共工程运动”密不可分。朱启钤于1914年创立了“京都市政公所”，改造皇城、城门，铺设道路，推广电车电灯，修建环城铁路，开放公园及创立故宫博物院等，使北京城市面貌焕然一新，也使citywalk成为一种可能。

1924年春进京的湘西才子沈从文，考学失利，无奈沦为“北漂”。他一直住在市中心，从前门外杨梅竹斜街的西会馆迁至西城的庆华公寓，后又搬到北河沿附近的汉园公寓。从“窄而霉”的公寓生活中走出去，逛马路自然成了他最大的消遣。

为了糊口，他还以citywalk为灵感，创作了一批早期作品，这些作品的主人公或在西单的马路上闲逛，或乘电车看街景，或去公园里游荡，或于图书馆中阅读……

从沈从文的描述看，上世纪年代中期，北京的主要街道已经建设得非常完好，西单牌楼一带“车子来来去去像水流”，“街沿是那么宽”，且电气照明已十分普及：“糖果铺初燃好的煤气灯在沸沸作声放浅绿色光。远处电灯完全是黄色。”

当年的市政建设报告也验证了这些观察：至1929年为止，北京城的全部重要街道皆已改造为碎石路和柏油路，许多街道得到了加宽和拓展。

与道路建设直接相关的是城市的公共交通。1924年，电车被正式引进北京。沈从文在1925年10月发表的小说中，对新兴的电车线路已经了如指掌：“把西单牌楼踱完，再搭电车到东单；两处都有灯可看……实在西单东单都到了无可挤时，我再搭乘二等电车到前门，跑向大栅栏一带去发汗，大栅栏不到深夜是万不会无人可挤的。”

citywalk除了走，还要歇脚、观景。相较于文人云集、需要花钱的中央公园茶座，文艺青年偏爱游人较少、相对清静的北海公园。沈从文在《老实人》中道出缘由：“在自宽君意思中，北海是越美，就因为人少！”

沈从文爱北海，最为流连忘返的是北海图书馆。当时的公共图书馆大多与公园共存，沈从文从沙滩附近的汉园公寓，步行至文津街的北海公园赏玩美景，再到公园内的图书馆饱览群书，自然是一条愉悦又便捷的上选路线，他的一篇小说的题目就叫《到北海去》。

西单是民国时期新兴的商业中心，西单牌楼周遭的繁华街景在他的作品中也有鲜活呈现。“一到黄昏西单牌楼就像格外热闹点。这时小姐少爷全都出了学校到外面来玩，各以其方便的找快乐，或是邀同情人上馆子吃新上市的鲜对虾，或是往公园，或是就在街上玩。”

除了看景，更重要的是看人。《怯汉》中通过主人公尾随女学生的行踪，细致准确地绘出一条自西单牌楼—菜市口—手帕胡同—教育街—石驸马大街—女子师范大学的路线。闹市人潮，放大了他的孤独。“黄昏了，我独在街头徘徊。看一切街市的热闹，同时使我眼、耳、鼻，都在一种适如其分的随意接触中受着不断的刺激。”

“擦着肩膀过去的，全是陌生人。”作为“乡下人”旁观北京，他是落寞的，幸而有马路、电车、公园、图书馆、电影院、剧院等这些新兴的公共空间，让他有街可逛，有地儿可去，有人可想，这也使沈从文以citywalk为核心的自叙小说别有一番意味。

据北京日报